

WODE BASHU ZHUAN

长篇小说

我的八叔传

叶开 ■ 著



春风

文艺出版社



B0572796

叶
开
■
著

I247.5
1570

我的 八叔传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叶开 200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八叔传 / 叶开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2.10

ISBN 7-5313-2308-7

I. 我… II. 叶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52595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北宁市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×203mm

印张: 10.75 插页: 2

字数: 220 千字

印数: 1—8 000 册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温去非

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7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1

我第一次见到我八叔钟世通，是在二十年前。那时候八叔还只是个穷困潦倒的无业游民，做梦也想不到他后来会富可敌国，挥金如土。我们赫赫有名的大城市罗州，当时也还萧条破落。县治所在地为罗州镇。

罗州镇房屋破败，人烟稀少，面积小得让人惭愧。

罗州镇是个弹丸之地，坐落在我们国家南部一个类似小鸡的半岛末端，既非通衢要道，又不是鱼米之乡，更没有什么富饶的矿产，名气还比不上小孩子放的屁响。我们罗州人生性诙谐，比较幽默，称之为睾丸之地。比睾丸之地还要小百倍的镇子名叫坡脊。坡脊是个火车避让站，往大里形容，可谓依山傍水，草木繁茂。山是山包，长了些蒿草；水是小溪，有几条小鱼游来游去。坡脊共有十来户人家，说是镇子，有点名不副实。

我们家就住在坡脊镇上。坡脊镇小得如同稗草上的一粒草籽，好像一阵微风吹过，就会轻轻飘起。

一天大早，我们坡脊镇所有的居民都被一种陌生的轰隆声给吵醒了。首先可以肯定，这不是火车的声音。火车虽然吵

1

闹，但是我们听惯了，火车的声音越响，我们睡得越香。这也不是公鸡打鸣，才早上四点多钟，天色尚且熹微，公鸡们还在梦游，不可能到处闲逛。现在应该是静谧一片，安寂得像一团冰凉的豆腐脑。

这天早晨的声音不然。把我们吵醒的这种噪音噗噗噗乱叫，听起来喑哑难受。用比较粗鲁的比喻，就像是一个巨人站在我们坡脊上空放屁。当然这不是什么巨人放屁，而是我八叔的东风牌大卡车在神气活现地喷气。

全镇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围在我们家门口，激动地参观我八叔驶来的汽车。

我八叔从驾驶室跳下来，身上穿着正宗的帆布工作服。他拍拍双手，跺跺双脚，清清嗓子，抡抡胳膊，威风凛凛地站在四个巨大的车轮旁边。这时，我八叔的样子可谓是器宇轩昂，玉树临风，睥睨众生，一个超级大国的元首也不过如此。我八叔这副近乎完美的形象，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，很多年以后，我八叔拥有大奔，住进了豪华别墅，身边粉蝶绕花全是美女娇娃，已经达到人生的极致了，我反而觉得远没有二十年前那个清晨，他在坡脊镇以东风牌大卡车为背景的亮相那么令人迷醉。

所有人都往我们家门口跑，像潮水一样涌向我八叔和他的汽车。人声鼎沸，高声嚷叫，人数之多，让人怀疑树根底下的蚂蚁都长大成人了。我们既激动又紧张，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废气都涌上胸膛，两眼发直，放着闪闪的光芒。

我八叔环顾四周，漫不经心地看了看我们兄弟几个。他的目光极其犀利，一眼就看出我们身体里流动着的血液跟他同宗。

我八叔一把抱起我弟弟钟文光，说：“是文长还是文光？八叔的汽车威水不威水？”

我们异口同声说：“威水！威水！”

“威水”是我们罗州的土语。这个词听起来跟黑话一样，其实就是“威风”的意思。我八叔问我们，他的汽车威风不威风。

2

在我八叔作为一号男主角隆重登场之前，我觉得有必要事先介绍一下我们生长于斯的坡脊小镇。

整个镇子只有十几户人家，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把坡脊称之为镇。我们坡脊是个表面上与世无争、淡泊宁静，实际上风云际会、玄机暗藏，阶级斗争跟其他地方一样复杂的微型小镇。从一列飞驰而过的火车上往外看，我们坡脊小得像一只灵巧的麻雀，腾地而起，扑翅消失。

二十年前的坡脊是一个火车避让站，所有的居民都住在一条不到三百米长的黄泥街两旁。黄泥街为南北走向，人们的房子要么面东，或者朝西。黄泥街的路面受到雨水长年累月的冲刷，变得千沟万壑。街上陷阱密布，泥水横流。一天雨后路滑，夏蒸锅的小脚老奶奶正无所事事地在外面晃悠，忽然一跤跌倒，小脑袋嵌在地缝里，吓得哇哇乱叫。远远看去，她好像被夹子捉住的一只耗子。她摔断了小腿和脖子，在地上翻白眼，吐白沫，冲着我们这些瞅热闹的孩子哼哼唧唧。她是要我们帮忙，把她从地缝里拔出来，很显然，这是她的痴心妄想。我们正在放学的途中，每个人都不甘心就这么回家，见夏蒸锅

的小脚老奶奶在地上像鲇鱼一样抽搐，正觉得有趣，心里十分欣喜。我们猜要是正好刮起狂风暴雨，夏蒸锅的小脚老奶奶肯定会摇头摆尾，变成一条老气横秋的大鱼，熟门熟路地向大海游去。

关于小脚老奶奶跌跤这件事，夏蒸锅原本也很合心意。他本来以为自己的小脚老奶奶会这么一跤跌死，所以暗地里欢喜。不料小脚老奶奶意志顽强，身体硬朗，跌上一跤，根本无妨。等别人像拔萝卜一样连泥带水把她从坑里拖出来之后，她照样生龙活虎，像从前那样东游西逛，搬弄口舌，惹是生非。

我们一家七口住在一栋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的房子里，大门朝东，后窗向西。我们平时进进出出，好像过街耗子。

我们家朝东的门口是一个平整的土坪，沿着土坪四周种有五棵番石榴树。番石榴枝叶婆娑，春秋各结果一次。每次果实即将成熟，果香即将飘荡之际，我们家周围都会招来一些神出鬼没的身影。我们这里的人都这么说：女人不泡不黏，番桃不偷不甜。“番桃”指的就是番石榴。

我们家房子背后是座土包，大概是黎雷铁路开山搬土时堆在这里的。土包土质疏松，动不动就一副要塌了的吓人模样。土包上面长满了高大的茅草，逢到刮风下雨，就显得分外妖娆。茅草的肥根甘甜可口，我们常常连泥拔出来，当甘蔗咀嚼。但茅草根利尿，我们因此经常尿床。深挖洞，广积粮的年代早已过去，我和弟弟仍然热烈地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，在山包脚下挖了一个大约两米深的地洞，准备万一美帝国主义丧心病狂地朝我们家扔原子弹，还可以在里面避难。很快，我们挖了一个近两米深的地洞，在里面堆了不少貌似粮食的垃圾。

我父亲得知此事，上来就是两脚，把我们准备抵挡原子弹

的地洞给踩塌了。

革命陷入了低潮，我和我弟弟天天丧气垂头。

后来，我父亲带领我们在土包上开荒除草，种上很多向日葵。等到向日葵长高，它们就迎风摆柳，如此多娇。为了防贼防盗，我们在向日葵四周种上许多剑麻，还暗地里埋了大量的玻璃碎碴。有个贪嘴的小伙子太过心急，在我们的向日葵还没有长熟之前，就前来偷盗。我们家的大黄狗十分机警，一嗅到异味就狂吠狂叫。这个小偷，也真是可笑，因为害怕，连忙就跳。可是他怀里兜着十几个葵盘，根本就跳不高，落在剑麻之上，被剑麻的利刺扎得鬼哭狼嚎。更有甚者，他的脚后跟也被玻璃碴割了一道，血流如注，差点儿死掉。他的父亲见到他这样，心痛得不得了，拉着大队书记张贵宾来我们家兴师问罪。

他说：“不就是摘几朵葵花吗，你们这么干还让不让人活啦？”

我父亲被他这么批评，感到很惭愧。

我父亲于是诚恳地进行了道歉。

我父亲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以后注意……”

大队书记张贵宾总结说：“注意就好，改正了就是好同志！”

我父亲拿出十块钱交给兴师问罪的父亲，算是赔礼道歉，贴补医药费。

问题是，并非人人都像我父亲这么理解问题。对面村子有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卷心菜，头一天在卷心菜上喷了敌敌畏，第二天村里就有两个人口吐白沫，四脚朝天了。这种事情常常发生，也没见到村里有什么人责怪他，大家都见怪不怪了。

土包下是一条灌溉渠，灌溉渠外是一级比一级低的梯田，

七级梯田之后，到了一条正式的河道边上。这条河我们叫做小罗州江。

有小罗州江，当然有大罗州江。大罗州江因为被修建起的高耸大坝所拦截，水流不通畅，肚子肥胖起来，变成鹤地水库。我爷爷、我奶奶、我大伯和我八叔他们原来居住的风梢村，就坐落在大罗州江中游，依山傍水，土地肥沃，是块风水宝地。修建水库时，他们每户领了几千块钱动迁费，搬到了海东县。海东县在琼州海峡边上，海峡对面，就是海南岛。在海东县，我爷爷他们属于外地户，饱受歧视欺凌，一直想迁回来。鹤地水库建成后，风梢村被淹没在水底下，归水龙王管了，我父亲建议他们回到坡脊来住。

街北，是开卖糖果兼修拖拉机的张运来家。他们家旁边有一个发臭的水塘。有一次，我父亲在打扑克时赢了张运来十块钱。张运来想赖账，我父亲不答应，他们立即开打。我父亲是个退伍老兵，在这次冲突中，他一脚把张运来踢昏，我父亲的胸口也挨了一扁担，从此落下了心口痛的病根。

我们坡脊人总是认为，你要说服一个人，与其浪费口水，不如来上一脚。龙平大队支部书记张贵宾，在宣传计划生育时，对于顽固分子，通常都是一脚踹倒，叫人拉走，免得多费口舌。

隔开几幢房子的南边，是夏蒸锅家，他的大名叫夏振国。夏蒸锅家有投机倒把的传统，他家卖人肉包子、豆浆、豆腐脑和锅碗瓢盆、犁耙锄镐。我们都对夏蒸锅怀有种天然的敌意。在我们镇上，生意做得这么复杂，商品门类跨越了这么多的领域的，也就只有他们一家而已。

夹在夏蒸锅家和我们家之间的大瓦房，是气味难闻的国营

红光理发店，理发师傅跷脚七手上的推子和剃刀转动得飞快。跷脚七经常威胁我们，要把我们的小鸡鸡割掉。因为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喜欢到处便溺。我们甚至能够用小便尿出一行标语来，尿短的是“文攻”，稍长的是“文攻武卫”，尿最长的姜红卫甚至能够神乎其神地尿出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。

理发店隔壁是我大伯钟世安家。我大伯家才搬来不久，他们也开饭店，与街对过的国营向阳红饭店遥相呼应。我大伯家往南，是猪肉铺。猪肉铺再向南，是牲畜交易市场。市场是一个四面无墙的大瓦棚，我们都在猪屎牛屎的地雷阵中穿行。

黄泥街的最南端盘踞着姜红卫家。姜红卫的老窦老母都是瞎子，他们三个弟兄却个个耳聪目明，让人啧啧称神。我们这里的方言称爸爸为“老窦”，妈妈为“老母”，这点跟其他地方不同。姜红卫的老窦绝对不是普通人。他每只手都长了六根指头。姜红卫家的主要产品是麻绳。姜红卫老窦用长着六只指头的手把着绞盘，闭着根本看不见的眼睛，脸上笑咪咪的，双手总共有十二只手指在灵活无比地滑动。我们这些人无论谁都总共只有十根指头，所以我们比不上姜红卫的老窦，只好自愧弗如。姜红卫家生产的绳子质量过硬，据说方圆几十里的放牛汉和上吊的人都首选姜红卫家的绳子。

我们坡脊麻雀虽小，各种正式的机构一应俱全：车站、粮站、供销合作社、税务所、信用社等等令人羡慕的单位，就夹杂在我们这些普通居民的房子中间。大家的房子都混杂在一起，外貌相近，里面却各有乾坤。我们的房子是泥砖薄瓦掺着稻草秆所造，刮风下雨时，颤颤巍巍、摇摇欲坠。国营单位的房子却是火砖厚檐砌着石灰泥，气派牢固，坚不可摧。在这样的房子里面住久了，国营单位工作人员的体态举止和气质，也

跟我们大不相同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供销合作社的人都是大胖子，信用社的人则手长脚长，他们连脚趾头都会数钱，顺着数倒着数，一直数到我们糊涂为止。国营战斗打铁铺的铁匠，都是英雄好汉，虽然没有三头六臂，但他们能抡动三四十斤重的大铁锤，眨眼间，就把人们弄来的铁轨接板，锻造成一把吹毛断发的镰刀或者菜刀。按理说铁轨需要接板才能固定，不然火车就会出轨。可是我们坡脊的铁轨接板都被弄来打成各种农具了，却从来没有火车出轨的事故发生，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。



坡脊小镇的平静生活，自从我八叔搬回来之后，就彻底被打破了。

我八叔的亮相可谓是仙人放屁不同凡响。当时，汽车是像长了角的马一样不现实的东西，是一种传说中的事物。在我们的小镇上，能看见手扶拖拉机就不容易了。一辆汽车停在自己面前，一动不动地接受我们的参观，再看到我八叔摆出一个很酷的扮相，身上穿的闪闪发光的崭新工作服，我们连基本的思维活动都停止了。

这时，就像老母猪下崽一样，驾驶室里又接二连三地蹦下一女二男三个小孩，向我们虎视眈眈。

我八叔说：“来来来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……”

说完，他咕咚一声扔掉我弟弟钟文光，就像扔掉一捆柴火，然后向我们介绍被驾驶室厕下来的三个小孩子：“这是钟文祥，这是钟文斌，这是钟文玲……”

他们三人都是我八叔的孩子，因为拥有汽车，神情傲慢自大。钟文祥最大，比我哥哥钟文长大几个月，手臂长长身体瘦瘦，像个猴子。我哥哥也一样，凡是跟我哥哥同龄的人，都瘦

叽叽的像个猴子。他们出生时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尚未结束，举国上下都缺衣少食，营养不良。我堂妹钟文玲比我弟弟钟文光大两个月，跟我弟弟一样出生于一九七二年。她的神情总是显得忧郁，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，目光显得很迷茫很深刻。

我跟我堂弟钟文斌天生就是一对死敌。第一眼看见他时，我对他那副蛮横的样子就印象很不好。反之，他对我的印象也十分恶劣。我对我堂妹比较有好感。我堂妹是一个神情故作忧郁，喜欢胡思乱想的女孩子。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女孩子天生就是诗人和艺术家，只不过当时她还不显山露水而已。

说到底，那是一个不显山露水的年代。我八叔当时也是一个落魄潦倒的中年男人，客居在外县，将近十年的田间劳作，使他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要苍老不少。那个时候，谁又能够想象得到他日后创立跨国公司，资产数十亿，成为我们罗州人的偶像呢？

而我是从那一刻起，就决定最崇拜我八叔，其次才是崇拜我父亲。我父亲当过十几年兵，身经百战，他在昏黄灯光下吹嘘过的英雄事迹，固然也是离奇曲折。但他致命的缺陷是他本人身上没有一块伤疤，这使他的故事缺乏真实性，说服力也大打折扣。他身上的光环诚然有之，但是只像脚踏车轮胎那么大，而我八叔身上的光环则像汽车的轮胎，又粗又大。

大人们对事物的评价方式跟我们永远不同。我因为八叔的汽车而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，我父亲则说他是化财宝。据我父亲说，我八叔变卖海东县的房产，倾其所有购置了这么一辆二手破车，在别人的眼里——我奶奶罗秀菱除外——他简直是一个化财宝。“化财宝”是我们罗州市的土话，就是“败家子”的意思。我却深深觉得我八叔就算是个化财宝，但他化得

有理，化得诗情画意，牛气十足。要是我父亲有一辆汽车，我才不管他是不是一个化财宝呢。一个没有汽车的人，在我看来就是胯下缺少坐骑的没落骑手。

我八叔为人大方，在这点上一般人——尤其是我们坡脊镇这些芸芸众生——根本比不上。那时，他靠在汽车轮胎边对我们说：“喜欢汽车吗？来，到驾驶室里来坐！”

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像皮球一样噔噔地弹了起来，我哥哥我弟弟的心脏想必也在狂跳不止。因为太突然，我们都惊呆了，面面相觑，毫无反应。

钟文斌首先跳了起来：“我不给，车是我们家的，谁也不给坐！”

我八叔一脚把他踹在地上：“函家产！车是谁的？！”

“函家产”同样也是我们的罗州方言，类似“婊子养的”“他妈的”之意，听起来颇为不雅。

钟文斌心里虽然不服，但是我八叔的这一脚颇具说服力。钟文斌的反应也极其机敏，立即就改口说：“车是钟世通的！”

我得意地冲他做了一个鬼脸，就这样我们结下了仇怨。

我八叔对钟文斌的表现很满意。

我们于是鱼贯而上，钻进我八叔的汽车驾驶室里。在驾驶室里，我们一开始小心谨慎，纹丝不动，仿若大家闺秀；接着，我们渐渐胆大妄为，乱摸乱捏，有如泡在妓院里的浪荡公子。这样摸摸捏捏一番，我弟弟找到了汽车的破绽，一把将驾驶室里的方向盘拽了下来。

我们都吓呆了。

钟文斌大声嚷嚷：“好啊好啊，钟文光把我们家的汽车弄坏了！要你赔，要你赔！”

他这一叫，把原本很矜持地等着我八叔前去拜访的我父亲给叫出来了。

我八叔看见我父亲，有些不太自然：“四哥！”

我父亲盯着汽车说：“回来了？”

我八叔说：“回来了……”

钟文斌还在嚷嚷说：“你们家钟文光把我们家的汽车弄坏了，我要你们赔，我要你们赔！”

我八叔又很有说服力地踹了钟文斌一脚，让他摔了个狗啃屎：“闭嘴！”

钟文斌嚎叫一声闭了嘴。

我八叔入乡随俗，喜欢用脚来教育钟文斌。钟文斌被踹倒在地上的次数远远超过他上茅坑的次数。

我父亲听说汽车坏了，脸上矜持的色彩也变成了天空中乱糟糟的浮云，立即烟消云散。不管他怎么见过世面多么见多识广，可汽车这么金贵的东西，被我弟弟拆掉了方向盘，他还是感到心虚。

我弟弟是一个拆卸狂，我们家所有能拆的东西基本上都被他拆光了。看见我八叔的汽车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：好家伙，这么大，够拆一阵子了！

我弟弟拆下汽车的方向盘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就在我们吓得目瞪口呆，我父亲的脸上也快挂不住的时候，他又喀嚓一声把方向盘装回去了。我八叔跳上驾驶室，鼓捣了一通，证明方向盘仍然好使。

紧张的气氛立即趋于缓和。

我弟弟拆卸汽车方向盘这件事情让钟文玲崇拜得五体投地。她就不顾自己比钟文光还大两个月的事实，整天亦步亦趋

她跟在他后面像条跟屁虫。钟文玲喜欢尾随自己崇拜的人。跟在钟文光后面是开端，她后来还跟过无数的人，这些人中有作家、诗人和画家，有摇滚歌手地下音乐制造者和职业吹牛家，龙蛇混杂，什么货色都有。钟文玲留着一头长发。她长发飘飘，神情忧郁，她跟着你你就彻底完了，你根本甩不掉。

后来得知，我八叔那次搬家时，除了一辆汽车，的确已经不名一文。他倾其所有购买了这么一辆二手汽车，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穷光蛋。我们见到他的那个早晨，他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饥肠辘辘，正站在我父亲和我们面前打肿嘴巴充胖子。我八婶因为强烈反对他的购车计划，被他气回了娘家。我八叔要在人们面前炫耀一番的强烈愿望，使他根本就顾不上我八婶的意见，带着我的堂兄弟妹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回来了。几个孩子已经饿得两眼放光，恨不得把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吃掉。

当时我对竟然没有看见我八婶而感到有些奇怪。我到处查探，几乎连汽车轮胎里面都查过了，她就是毫无踪影。

我问：“我八婶呢？”

钟文玲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我妈跑了！”

她为此得到了我八叔的一记爆栗的优待。我八叔说：“胡说！你妈是回娘家探亲了，难道我没有给你们说过吗？”

钟文玲更正说：“我妈回娘家了！”

钟文玲说的妈妈当然就是我八婶苏小娟了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没有看见我八婶。我八婶在县城里做些小生意，预备贴补贴补家用。我八婶对于我八叔的异想天开感到无可奈何，她认为正是我八叔的胡乱折腾，才使家里总是处在一种缺衣少食的窘境当中。